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
## 第十回 趙斌夜探閣天樓 英雄仗義救公子

話說濟公在院中燒香請韋馱，祇聽房上一聲喊嚷：“吾神來也！”書中交代：來者可並非是真韋馱。這部《濟公傳》，雖沒請神請鬼，並非奇怪之事，總得合乎神理。書有明筆、暗筆、伏筆、順筆、倒筆、忿筆、驚人筆。此來者乃是一位驚天動地的英雄之子，祖貫鎮江府丹陽縣人，姓趙名九州，綽號人稱一輪明月，東西南北中五路總鏢頭，娶妻梅氏，膝下單生一子，名叫趙斌，生來天真爛漫，混耀悶楞，跟他父親練了一身拳棒，好上天。老英雄一生就教了兩個徒弟，一個兒子。大徒弟乃江西玉山縣的威振八方楊明，二徒弟是東路鏢頭上夥計叫尹士雄。趙九州這天病在床上，把梅氏叫至跟前，說：“我死之後，千萬別叫趙斌保鏢。他眼空自大，狂傲無知。留下我這點虛名，傳留後世。”說罷竟自嗚呼哀哉。他母子辦理喪事安葬已完，就剩下他母子度日。

趙斌游手好閒，他父親留下這點家私，也可享受著度日。他在外頭交了幾個本地朋友，一個叫秦元亮，綽號人稱飛天火祖；有一位馬兆熊，人稱立地瘟神，二人皆是綠林，跟趙斌頗為知己。這天三個人在一處吃飯。秦元亮說：“趙賢弟，你知我們是做甚麼的？”趙斌說：“我不知二位兄長做何生意。”秦元亮說：“我們都是賊，可不是下賤採花淫賊。我等專講究偷富濟貧，殺賊官，斬惡霸，除暴安良，專管不平之事。祇因愛賢弟這身能為，要約你入夥，這叫行俠仗義。我這裏有身夜行衣送給你。”說著遞給趙斌一個包袱。趙斌打開一看，裏面全分皆有。趙斌就由這天跟這二人，夜間時常出去偷富濟貧。這天趙斌把包袱落在家中，梅氏打開一看，是夜行衣。趙九州之妻，也是開過眼，甚麼皆見過。正瞧著，趙斌由外面進來。梅氏一見，勃然大怒，說：“趙斌，你父親保鏢一輩子英名，被你弱盡。你敢情做了賊！好孩子，我是一頭撞死，絕不活著。”趙斌說：“母親不要生氣，不叫孩兒做賊，我就不做賊。”梅氏說：“你趁此把這衣服燒了，刀砸了。”自己一想，要在這裏住著還不成，得給他把這班朋友斷絕了，不然，仍怕有人勾引他。老太太要學孟母三遷之法，急把家中房產變賣，帶著細軟金銀，同趙斌來至京都臨安，租的青竹巷四條胡同賣果子王興的房。

趙斌仍舊沒事可做。王興的母親王老太太可就說：“趙老太太，為何不叫你兒做個買賣？在家閑了，坐吃山空。”梅氏說：“他自幼沒做來，也不懂的甚麼。”王老太說：“可叫他同我兒上果子市買點果子買賣，操練操練。”梅氏一想也好，同趙斌一商量，也願意。次日拿上兩吊錢。同王興上果子市買了點北鮮。王興說：“你這貨買的便宜，總得找對半利，賺兩吊錢纔賣呢。你合算去賣。”趙斌吃完飯，拿了小筐出去，見人也不敢吆喝，走了幾條胡同，人家皆以為是送禮的，不像做買賣的，也沒人買。趙斌走到鳳山街，見路北一座大門，像官宦人家，門口有大板凳。趙斌把果筐、擱在地下，坐在門首，瞧了果子發呆，就見由裏面出來一位員外送客。這員外長的身高八尺，虎背熊腰，面如烏金紙，鬚眉闊目，姓鄭名雄，人稱鐵面天王，本是世家。他是武進士，素常在家見義勇為，樂善好施，今天出來送客，見趙斌相貌一表非俗，坐在那兒發呆。鄭雄很愛慕，說：“朋友，你在這作甚麼？”趙斌說：“賣果子。”鄭雄說：“賣多少錢？”趙斌說：“我兩吊錢買的，四吊錢纔賣呢。”鄭大官人吩咐家人把果筐倒在裏面水桶裏，給他拿四吊錢來。家人答應。鄭雄說：“朋友，你沒做過買賣吧？”趙斌說：“我今天頭一回。”拿起果筐四吊錢回家，告訴母親說賺了兩吊錢，次日仍然同王興上市，點名買兩吊錢北鮮，回家吃完飯，提筐出來，不上別處，一直趕奔鳳山街來，至鄭宅，把果筐擱下一坐，候至晌午。鄭雄要出門，剛一出來，趙斌說：“別走，我給你送果子來了。”鄭雄說：“誰叫你送來的？”趙斌說：“你拿進去，我不去賣了。”鄭雄說：“你願意我不願意，我不如天天白給你兩吊錢好不好？”趙斌說：“好。”鄭雄一聽也樂了，說：“我今天留下，明天可別送來，我不要了。”叫家人給拿四吊錢。趙斌一聽，說：“好喪氣，好容易賣出主來，又散了。”自己拿錢回家。由此練著做小買賣，有賺錢的時候，有時賠錢。這一天在西湖，因花花太歲王勝搶人家逛西湖的姑娘，他路見不平，打死惡霸的三條人命，被濟公把他救了，他認濟公為師，濟公今天由李宅出來，正碰見趙斌賣果子。和尚說：“趙斌，跟我喝酒去。”趙斌跟和尚到了酒館喝酒。和尚說：“你今天給當一回韋馱。”趙斌說：“怎麼當韋馱？”濟公就把李國元丟五雷八卦天師符，落在秦相府花園閣天樓，叫他給盜回家。到李宅裝韋馱，遮蓋眾人耳目。趙斌說：“我不認識李國元家。”和尚說：“我帶去。”吃喝已畢，給了錢，帶著趙斌直奔李宅門口。和尚說：“你晚上來。如此如此。”趙斌點首，回至家中告訴母親說：“師父濟公叫我今天晚上給當韋馱去。”梅氏說：“甚麼叫當韋馱？”趙斌說：“師父叫我到相府，給人家找五雷八卦天師符，充韋馱神。”梅氏知濟公是好人，若非濟公的事，也不叫趙斌晚上出去。趙斌換好衣服。帶一把切菜刀，天有初鼓，跳出牆外，省的母親關門，自己直奔李宅，蹲在上房，在暗中等候，聽濟公喊：“韋馱不到；尚待何時！”趙斌這纔答說：“我神來也！”和尚說：“老韋，你到秦相府花園閣天樓去，把五雷八卦天師符取來。”趙斌說：“遵法旨。”就轉身躡房越脊，奔和合坊來，至相府的花園。一看，這園地勢很大，不知哪座樓是閣天樓，真是水閣涼亭，樓臺小樹，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。

跳下牆，各處一找，找得東北角單有一所院子，是北房，暗五明三，東西各有配房。北房屋中燈光閃閃，人影搖搖。趙斌來裏間窗外，用舌尖舔破窗紙，往裏一瞧：順前檐的床，靠北牆是一張八仙桌，二把椅子，牆上一口單刀，桌上擱著蠟燈，兩個人坐在對面椅上喝茶。靠東這人，有六十以外年歲，面皮微白，兩道劍眉，一雙三角目，花白鬚鬚，頭戴藍綢四楞巾，身穿藍綢菱花袍。西邊這位有三十來歲，頭戴青緞壯士帽，身穿青緞箭袍，腰繫絲條，閃披皂緞英雄大氅。就聽那老人說：“壯士，我把你扶養好了，所為叫你給我辦這件事。真要給我辦好，我給你一百兩銀子。你拿著，天涯海角，絕叫你打不了人命官司。”說著話，就見老者由懷內掏出那兩封銀子，放在桌上。真是白花花。那壯士說：“多蒙老丈之恩，栽培之德，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敢領不恭之罪。”老者說：“壯士，恭敬不如從命。”就見這位壯士把銀子揣在懷中，伸手摘下那牆上掛著的刀說：“老丈外面無論有甚麼動作，你千萬別管，少時自有人頭前來見你。”說完話，往外就走。

趙斌趕緊找暗處一隱身，見他走過，趙斌後面跟著，心說：“這不定是上哪去殺人嗎？我倒要跟了瞧瞧。”見往西走了兩層院落，路西是四扇綠屏風，門內有北房三間，燈光隱隱，似有讀書之聲。見這人提刀進去，趙斌濕破窗紙一看，見裏面一張八仙桌，兩把椅，於椅上坐著一位文生公子，正在唸書，旁邊老家人伺候。這人進去把刀往桌上一撲，說：“你主僕二人快說明來歷，我特來結果你們性命。”公子同家人嚇倒在地，說：“好漢爺饒命，你要問我是如此這等這般。”趙斌一聽，氣的肺都炸了，拉切菜刀要闖入室中，多管閒事。

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